

## 丁謂詠物詩研究\*

侯美靈\*\*

### <目次>

- |                |               |
|----------------|---------------|
| I. 緒論          | 3. 與西崑體詠物詩之比較 |
| II. 丁謂詠物詩的特徵   | III. 丁謂詠物詩的意義 |
| 1. 單題詠物詩的繼承和變化 | IV. 結論        |
| 2. 題材的類型和特徵    |               |

### I. 緒論

在中國兩千年的古代文學史上，詩歌一直是正統的文學樣式。而詩的產生和物有著密切的關係。所謂“凡詩之作所以言誌也，誌之動由於物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言，言不足故發爲詩。詩也者發於誌而實感於物者也。”<sup>1)</sup>另一方面，物也可以引發更多的詩歌創作，所謂“詩能體物，每以物而興懷；物可引詩，亦因詩而睹態。”<sup>2)</sup>正因爲詩人將自身誌向通過物而得以感應，所以產生了詠物詩。而“詩學之要，莫先於詠物矣”，想要學作詩，必須從詠物詩做起。

詠物詩，可以追溯至《詩經》，恰如康熙皇帝所說：“詩之詠物，自《三

\* 이 연구 성과는 2021년도 고려대학교 4단계 BK21 중일교육연구단의 참여 학생으로서 작성한 것임.

\*\* 고려대학교 중일어문학과 박사수료

1) 俞琰, 《詠物詩選·自序》

2) 俞琰, 《詠物詩選·自序》

百篇》而已然矣。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sup>3)</sup>從古代詠物詩創作範式之發展和完善的視角來看，中國古代詠物詩的發展確也經歷了三次大的變化：初始形態是“比興體詠物詩”，主導時段從屈原到鮑照；至齊梁“一變”而為“賦體詠物詩”，主導時段從沈約到李嶠；至盛唐“二變”而為“賦比興結合體詠物詩”，主導時段從杜甫到李商隱；至唐末“三變”而為“論體詠物詩”，主導時段從羅隱到兩宋。在這個演變過程中，因對詠物詩的“標題”——所詠對象的處置態度和處置方法不同，出現了三個極端：尊題格、<sup>4)</sup>貶題格、<sup>5)</sup>著題格。<sup>6)</sup>其中“著題格”影響最為深遠，甚至成為宋元明清四朝詠物詩的主流。<sup>7)</sup>作為著題格詩人代表之一的丁謂，創作了一百多首詠物詩，是宋初詠物詩創作最多的詩人，也是宋初詠物詩確立為典範的進程中的重要一員。考察詠物詩，就不能忽略這位在北宋詠物詩的發展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的詩人。而且丁謂的詩歌正體現出北宋前期詩壇創作的氣象，研究丁謂的詠物詩，有助於更全面準確地認識北宋詩歌的發展狀況。<sup>8)</sup>但丁謂因人品問題<sup>9)</sup>遭

- 3) 康熙，《禦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32冊，第1頁。
- 4) 所謂“尊題”即為了尊崇、美化甲方而不惜貶低乙方的詠物詩。此格的首創者，大概要算是杜甫。杜甫的詠物詩〈促織〉、〈孤雁〉，仇兆鰲註云：“詩到結尾，借物相形，抑彼而伸此，謂之‘尊題格’。如詠促織而未引絲管，詠孤雁而未引野鴉是也。”仇兆鰲，《杜詩詳註》(上)，中華書局，2015，第509頁。
- 5) 貶題格正好和尊題格相反，指的是對所詠對象(標題)貶抑、醜化和憎惡，並以此來發表議論，提出觀點。貶題格詠物詩，其首創者及代表詩人大概是羅隱。他創造了大量的貶題格詩。
- 6) 著題即切題，日本學者淺見洋二先生說：“著題”即為詩的本文“著落”於詩的標題上之意，主要用在詠物詩上。”[日]淺見洋二：〈標題的詩學：論宋代文人的“著題”論及其源流〉，《新宋學》第一輯，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
- 7) 李定廣，〈論中國古代詠物詩的演進邏輯〉，《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15，第31頁。
- 8) 杜松柏，〈試論北宋文人丁謂的文學成就〉，《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9，第142頁。
- 9) 丁謂被人詬病的行徑，大致有如下幾點：一是勞民傷財，為皇帝“東封西祀”籌措經費；二是曲意逢迎，大營宮觀，助長了皇帝的奢靡之風；三是建造宋真宗陵墓過程中，默許山陵都監雷允恭擅自改變陵墓地址，致使工程無功而返，負有領導責任等。晏建懷，〈丁謂：從能吏到“五鬼”〉，《廉政瞭望(上半月)》，2015，第69頁。

到時人及後代世人的非議，被視為宋代奸臣排行榜上的“五鬼”之一。他的多部著作都因人品問題而沒有被保留下來，而被保留下來的詠物詩在學術界也未得到足夠的重視。<sup>10)</sup>本著不因人廢言的原則，本文擬以丁謂的詠物詩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如何對李嶠單題詠物詩進行繼承與發展，概括其主要內容及特徵，比較他與西崑體詩人詠物詩創作的不同，通過對其特色的分析以考察他在北宋詠物詩史上的地位。

## II. 丁謂詠物詩的特徵

丁謂(966~1037)，字謂之，蘇州長洲人。北宋初年宰相、文人、詩人。宋真宗皇帝說他“畫錦買臣安敢比，黃樞早日接從容”(〈賜丁謂並序〉)、“踐歷功皆著，諮詢務必成”，石介認他為“文中騏驎”(〈贈張績禹功〉)，王禹偁在〈送丁謂序〉中，稱他“詩效杜子美，深入其間；其文數章，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於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又在〈薦丁謂與薛太保書〉對他評價更高：“有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於六經，泛於群史，而斥乎諸子，其文類韓、柳，其詩類杜甫，其性孤特，其行介潔，亦三賢(杜、韓、柳)之儔也。”<sup>11)</sup>丁謂一生著述頗豐，據曾棗莊先生考證為二百八十卷，<sup>12)</sup>但可惜的是大部分均已失傳。《全宋詩》收錄其詩一百二十六首。這些詠物詩有哪些特徵？對北宋詠物詩的發展有何影響？筆者試從幾個方面進行探討。我們先從數量最多的單題詠物詩談起。

10) 目前關於丁謂研究做得最全的是日本學者池澤滋子，她的《丁謂研究》(巴蜀書社，1998)著重分析了丁謂的文學成就和政治功過，詠物詩只占很小一部分比例，其他學者只是論文中提及丁謂的詠物詩，如金嵐的《北宋初期詠物詩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僅提及丁謂的〈煎茶〉和〈荷花〉詩；楊笑博的《西崑派詩人〈西崑酬唱集〉外詩研究》(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分析了丁謂的12首詠物詩。還未有對丁謂詠物詩專門研究的論文出現。

11) 《小畜集》卷十八，四部叢刊本。

12) 曾棗莊著，《論西崑體》，臺灣麗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3，第300頁。

## 1. 單題詠物詩的繼承和變化

## 1) 《事類賦》的類目與李嶠雜詠的五律形式

丁謂的單題詠物詩主要保存在《青衿集》<sup>13)</sup>中，作於貶謫嶺南崖州時期(1022年以後)。據劉克莊《後村詩話》卷三記載：

鶴相在海外，效唐李嶠爲單題詩，一句一事，凡一百二十篇，寄洛中子孫，名《青衿集》，徐堅《初學記》之類也。貶所無書籍，而默記舊讀，歷歷不忘，且篇篇用李韻……《青衿集》自序又云：‘家仆至，得珙書，筆劄精麗，字字可愛。又得諸孫簡贖，各言日夕所學。知患難之門，不廢素業，曠然忘遷謫之意。’……鶴相處禍患遷謫，乃能以學自娛，又能以學勸其子孫。

後人依據此條記錄認定丁謂的單題詠物詩是效仿李嶠雜詠詩的體製而作。李嶠(645~714)，字巨山，現存詩歌209首，這其中占據最多的是所謂的“雜詠詩十二卷，單題詩一百二十首”。從體製上看，作者運用主題分類法，依次按照乾象、坤儀、芳草等十二部進行分類，每部10首，共計120首，除去《琵琶》題目爲二字之外，其餘均爲單題詩，且均爲五言律詩。我們先通過表格看一下二者的單題詠物詩。

〈表 1〉丁謂單題詩與李嶠雜詠詩詩題比較

分類	李嶠詩題(120首單題詩)	丁謂詩題(90首單題詩)
乾象	日, 月, 星, 風, 雲, 煙, 露, 霧, 雨, 雪	塵, 天
坤儀	山, 石, 原, 野, 田, 道, 海, 江, 河, 洛	山(2首, 一首爲七絕), 江, 河, 海, 地, 江
居處	城, 門, 市, 井, 宅, 池, 樓, 橋, 舟, 車	樓, 橋, 車, 窗, 臺, 船

13) 《青衿集》明清以來雖未見著錄，但是集中的詩文並未完全失傳，據日本學者池澤滋子考證，《詩淵》中收錄的丁謂的詠物詩，基本上都是《青衿集》中的作品。池澤滋子，〈丁謂《青衿集》中詩多數存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2期，1998，第38頁。

分類	李嶠詩題(120首單題詩)	丁謂詩題(90首單題詩)
文物	經, 史, 詩, 賦, 書, 紙, 檄, 筆, 硯, 墨	書, 紙, 筆, 棋
武器	劍, 刀, 箭, 弓, 弩, 旌, 旗, 戈, 彈	劍, 刀, 弓, 射, 印
音樂	鼓, 琴, 瑟, 琵琶, 箏, 鐘, 簫, 笛, 笙, 歌, 舞,	鼓, 琴, 瑟, 簫, 鐘, 笛
玉帛	珠, 玉, 金, 銀, 錢, 錦, 羅, 綾, 素, 布	珠, 玉, 金
服玩	床, 席, 帷, 簾, 屏, 被, 鑿, 扇, 燭, 酒	酒, 茶, 鼎, 鏡, 扇, 燭, 佩, 冠, 笏
芳草	蘭, 菊, 藤, 萱, 萍, 菱, 瓜, 茅, 荷	蘭, 菊, 瓜, 草, 蓮
嘉樹	松, 桂, 槐, 柳, 桐, 桃, 李, 梨, 梅, 橘, 竹	松, 桂, 柳, 桐, 梨(2首, 1首為七律), 桃, 李, 梅, 橘, 竹
靈禽	鳳, 鶴, 烏, 鵲, 雁, 鳧, 鶯, 雀, 雉, 燕	鳳, 鶴, 烏, 鵲, 雁, 鶯, 雀, 雉, 燕, 鷹, 雞, 螢, 蝶, 蟬
瑞獸	龍, 麟, 象, 馬, 牛, 豹, 熊, 鹿, 羊, 兔	龍, 麟, 象, 馬, 牛, 豹, 熊, 虎, 狼, 犀, 猿, 鹿, 羊, 兔, 龜, 蛇, 魚, 狐

通過表格可知, 丁謂單題詠物詩共計90首。名稱和李嶠詩完全相同的五律共有57首, 占其單題詠物詩的63%, 因此可以初步推斷丁謂的單題詠物詩繼承了李嶠的單題詩。但是却有一些變化。首先丁謂對有些詩題做了簡單的變動, 比如將〈舟〉改為〈船〉; 將〈鑿〉改為〈鏡〉; 其次, 這些單題詩中有兩首並沒有按照李嶠的五律形式, 一首〈山〉採用了七絕, 一首〈梨〉採用了七律形式; 最後, 最大的變化是新增了27篇單題詩, 約占三分之一。這些新增的詩題, 並不完全符合李嶠詠物詩的體例, 比如像〈棋〉、〈鼎〉、〈印〉的歸類就比較模稜兩可, 是歸在服玩類還是歸在文物類呢? 又如〈螢〉、〈蟬〉、〈蝶〉三篇在李嶠的雜詠詩體例中完全找不到容身之處。另外在篇目的安排上, 李嶠雜詠共十二部, 每部十首詩, 非常整齊; 而丁謂的詩就顯得雜亂不一, 排除散佚的可能性, 乾象類只有兩首可以理解, 那麼像瑞獸多達十八種的臃腫情況, 該如何解釋呢? 筆者以為, 丁謂是結合宋初編撰類書的風氣對詠物詩做了一些調整。他是按照北宋吳淑的《事類賦》的體系進行的篇目設置。

剛才文獻中提及了《青衿集》類書的性質，恰如《詩人玉屑》卷之五所稱：“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以論蒙。”丁謂所處的北宋初期也和李嶠所處的初唐一樣，官方修書的風氣很盛，特別是大型類書如《太平禦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都是奉敕集體編撰而成的。吳淑的《事類賦》屬於個人編撰的類書。《事類賦序》云：“淳化中，博士吳淑進《事類賦》百篇與朝。太宗嘉其精贍，因命註釋之……其視李嶠單題詩、丁晉公《青衿集》，用功蓋萬萬矣。”<sup>14</sup>這裏點明了《事類賦》對《青衿集》的極大影響。全書二十卷(後擴充為三十卷)，分十四部，一百目，每個子目為賦一篇，標題都是一個字，故稱“一字題賦”。我們按照《事類賦》的體例將《青衿集》的篇章整理如下：<sup>15</sup>

天部——天、塵

地部——山(2首)、江、河、海、地樓、橋、窗、臺、

寶貨部——金、玉、珠

樂部——琴、瑟、蕭、笙、笛、鼓、鐘

服用部——冠、笏、佩、弓、射、劍、簾、鏡、扇、燭

什物部——書、棋、紙、筆、印、船、車、鼎

飲食部——茶、酒

禽部——鳳、鶴、鶯、燕、雀、鳥、鵲、鷹、雁、雉、雞

獸部——麟、熊、虎、狼、象、豹、犀、猿、鹿、兔、狐、牛、馬、羊

草部——草、竹、松、桂、桐、柳、蘭、菊

果部——桃、李、梅、梨(2首)、蓮、棗、橘、瓜

鱗介部——龍、魚、龜、蛇

蟲部——螢、蝶、蟬

14) 吳淑著，《事類賦註》，冀勤、王秀梅、馬蓉校點，中華書局，1989，第1頁。

15) 此部分參考曾祥波，《從唐音到宋調——以北宋前期詩歌為中心》，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2006，第177-178頁。筆者增加了《詩淵》中已有、《全宋詩》中漏掉的〈塵〉、〈鐘〉兩詩，並把不是五言律詩但為單題詩的〈山〉、〈梨〉也統計了進去。

這樣來看，除了“天部”和“歲時”部以外，《青衿集》的具體內容與《事類賦》相當一致，如《事類賦》的“飲食部”只有茶、酒兩類，《青衿集》也是如此，按照李嶠雜詠詩體製無處安放的蝥、蝶、蟬恰可歸入蟲部。更讓筆者吃驚的是，在用典上，丁謂詩歌中引用的典故基本在《事類賦》中都能找到。這點我們在下文詩歌例析中再詳細說明。

由以上討論可知，丁謂的單題詠物詩，一方面繼承了唐初李嶠雜詠詩的五律形式，但在詩題上進行了增加；另一方面，受北宋初期盛行的類書編撰的影響，丁謂單題詩篇目的設置完全參照一字題賦《事類賦》。以往研究者只註意到它是效仿李嶠的百二十首雜詠詩而作，而忽略了《事類賦》的影響，這是有失偏頗的。如果李嶠雜詠詩的出現是沿著《文選註》-《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李嶠雜詠詩-這樣的程序，<sup>16)</sup>那麼丁謂《青衿集》的出現也是類似的軌跡：《太平禦覽》-《太平廣記》-《事類賦》-丁謂《青衿集》，它的出現是宋初時代的產物。

## 2) 從丁謂單題詠例析看其繼承與變化

我們以同題同韻詩、同題不同韻詩的比較，來看一下丁謂的詠物詩是如何活用《事類賦》中的典故，以及如何承繼李嶠而又有所發展的。丁謂有四首詩和李嶠的詩同韻，其中同題同韻的詩只有〈蕭〉和〈劍〉兩首，我們以〈劍〉為例。

我有昆吾劍，來趨天子庭。白虹時切玉，紫氣夜干星。  
鏑上芙蓉動，匣中霜雪明。倚天持報國，畫地取功名。(李嶠〈劍〉)

漢室千金重，耶溪百煉精。干星彰利器，出水示神兵。  
斬佞朱雲誌，留亡季札情。何須麾晉鄭，自有倚天名。(丁謂〈劍〉)

從用詞來看，“漢室千金重”當是借用《事類賦》中的“陸賈白金重”之

16) 聞一多，《唐詩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3頁。

句,《事類賦》中亦有“千金持贈誰”,“斯希代之神兵”之句,千金、神兵之詞借用《事類賦》。典故上,“干星”於〈事類賦·劍〉首句即已經提起:“昔雷煥既得豐城之寶劍,致其一於張華。”後四句也都可以在《事類賦》中找到:“朱雲請尚方”、“季札嘗心許”、“白首嘗被指,血流俄見揮”、<sup>17)</sup>“詠宋玉之詞,倚於天外”。可以說丁謂借鑒了《事類賦》中大部分的典故,並活用了其中的用詞。

李嶠首句“昆吾劍”一詞就直接點題,第2句已經暗示出自己“禦用文人”的身份。中間兩聯描述劍的鋒利及光芒,末句直抒胸臆,表達了想要報效國家求取功名的強烈願望。丁謂沿用了李嶠詩中的典故及“干星”“倚天”二詞,<sup>18)</sup>可以看出對李嶠詩的借鑒。該詩圍繞著劍這個主題而展開,而且幾乎每句都使用了和劍有關的典故。從詩歌“言誌”的功用上看,與李嶠開篇即點題式的宮廷詠物詩相比,丁謂在詩中的表達就顯得較為複雜與委婉。首句引用茂陵寶劍<sup>19)</sup>及歐冶子<sup>20)</sup>的典故,言說劍的價值及產地,說明其珍貴及難得;頷聯說劍的出現會帶來祥瑞之氣,頸聯引用朱雲欲以劍斬佞臣<sup>21)</sup>以及季札掛劍<sup>22)</sup>

17) 語出《越絕書》卷11〈越絕外傳·記寶劍〉:“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

18) 干星,語出《晉書·張華傳》:“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泰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倚天,語出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

19) “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晉)葛洪輯,成林,程章燦譯註,《西京雜記全譯》卷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第56頁

20) 語出白行簡的〈歐冶子鑄劍賦〉中“鑄龍泉之劍,煉耶溪之銅”。

21) 據《漢書·朱雲傳》記載:“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屍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22) 劉向《新序·雜事》卷七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

的典故，說明劍代表著正直與誠信；尾聯引用楚王持泰阿劍滅三軍的典故說劍已有倚天之名，無須揮師登城。在這裏，丁謂以劍自比，以朱雲和季札自居，他既能像朱雲那樣揮劍斬佞臣，又有像季札那樣的情義，為重獲君王的歡心而不惜誇大自己。表現手法上，詠物詩要求“一字題忌題字出詩中”，<sup>23)</sup>即題目不能出現在詩中，同時詠物“詩言其用不言其名，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sup>24)</sup>以此為標準，李嶠首句就出現了“劍”字，而丁謂言劍之用却無劍之名，那麼丁詩詠物詩的技巧就遠遠高於李詩了。

丁謂的劍詩，對宋代詠劍之作產生了影響，比如范仲淹有五絕〈匣劍〉詩，黃順之也作了同名〈劍〉詩，歐陽修的〈寶劍〉采用的也是五言形式，部分用典與丁謂相同。陸游的〈寶劍吟〉也是采用五言律詩(排律)的形式，且采用的是丁謂之韻。

下面來分析一下二人同題不同韻的詩，以〈琴〉為例。

名士竹林隈，鳴琴寶匣開。風前中散至，月下步兵來。  
淮海多為室，梁岷舊作臺。子期如可聽，山水響余哀。(李嶠〈琴〉)

材妙嶧陽枝，弦調野蕪絲。清音飛雉操，雅曲白駒詩。  
屬意山水際，寄聲鸞鳳時。南薰如在禦，忠義必傾思。(丁謂〈琴〉)

本詩與《事類賦》中用典相同，部分用詞也是一樣的語句為：“材妙嶧陽枝”與“嶧陽之奇”，“清音飛雉操”與“烏曾夜啼，雉亦朝飛”，“雅曲白駒詩”與“亦有蔡氏五弄”，“屬意山水際”與“伯牙亦哀於子期”，“南薰如在禦”與“彈熏風而解慍”、“亦嘗詠茲在禦”，“忠義必傾思”與“聽之有誌義之思”等。丁謂八句八個用典，其中六個均能在《事類賦》中找到，不能不說丁謂借用了《事

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23) “一字題忌題字出詩中說相傳者尙矣。蓋有以也。”趙鍾業，《日本詩話叢編》3，《諸體詩則》，서울: 대학사, 1991, 132쪽。

24) 惠洪，《冷齋夜話》卷4。

類賦》中的典故和用詞，只不過有的換了說法，比如山水的用典就比較隱晦。

這首詩丁謂也使用了李嶠引用的伯牙子期的典故，並直接借用了其中的“山水”、“如”二詞。從題目、典故到用詞，可以說是對李嶠詩的繼承。李嶠僅在結尾處引用伯牙子期的故事，暗含知音難覓之意，其餘皆是羅列與琴有關的典故，<sup>25)</sup>主旨並不明確。而丁謂在詩中就滲透了更多的個人情思，首聯言及琴的選材及弦的上等，<sup>26)</sup>頷聯說古琴曲〈飛雉操〉和〈白駒〉均為妙曲，<sup>27)</sup>第5句的山水一語雙關，既可以指山水美景，也可指伯牙子期典故中的高山流水之美曲；第6句中的鸞鳳語出嵇康的〈琴賦〉：“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眾葩敷榮曜春風。”所以結合下句，頸聯是說詩人願意將心思寄托在美妙的琴聲中。尾聯恰為本詩主旨之所在，“南薰”指的是舜帝所作的〈南風歌〉，據〈孔子家語·辯樂解〉“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忠義語出〈禮記·樂記〉：“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誌義之臣。”在本詩中，“材”、“弦”、“音”、“曲”、“意”、“聲”成了既適用於琴，也是適用於詩人自身品評的標準。聯想到此詩作於嶺南貶謫時期，詩人以舜帝隱喻真宗，以“忠義之士”自喻。琴彈奏的是〈南風歌〉，而彈奏〈南風歌〉就會想起忠義之士的自己。元代楊載《詩法家數》總結到：“詠物之詩，要托物以伸意。要二句詠狀寫生，忌極雕巧。第一聯須合直說題目，明白物之出處方是。第二聯合詠物之體。第三聯合說物之用，或說意，或議論，或說人事，或用事，或將外物體證。第四聯就題外生意，或就本意結之。”丁謂這首〈琴〉詩，可以說完全符合楊載總結出的詠物詩的規律及作詩技巧。王禹偁曾誇丁

25) 首聯愛琴之士引出竹林七賢，頷聯介紹善於彈琴的嵇康和阮籍。第5句，《全唐詩》卷59解釋說“武丘山有琴室，近淮海”，第6句引用的是司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蜀地的琴臺相傳是他彈琴處。

26) 第1句語出《太平禦覽》卷九五引漢應劭《風俗通義》“梧桐生於嶧山陽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為琴，聲甚清雅。”第2句語出枚乘《七發》“野蘭之絲以為弦”。

27) 這兩句語出蔡邕的〈琴操〉：“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五曰白駒。又有一十二操.....八曰雉朝飛操.....”

謂“詩類杜甫”，這首詩是極好的證明。

北宋僧人釋智圓〈古琴詩〉為五言，首句“良工采嶧桐”與丁謂首句用典開頭類似，王令〈琴二首〉均有“南風”之詞和用典，梅堯臣在其〈依韻和普上人古琴見贈〉中寫道：“獨繭絲為弦，九竅珥為軫。……虞舜今在上，南熏思無盡。”首句和丁謂的第二句，以及結尾兩句都非常類似。可以說丁謂的這首琴詩也對北宋的詠琴詩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

以上筆者只以兩例分析了丁謂單題詩對李嶠雜詠詩及《事類賦》的繼承與發展。除此之外，丁謂的詠物詩是什麼樣的面貌呢？丁謂詠物詩的選材，對北宋詠物詩的發展有何影響呢？我們接著討論。

## 2. 題材的類型和特徵

北宋詩人晁沖之在〈送一上人還滁州瑯琊山〉中說：“上人法一朝過我，問我作詩三昧門。……無邊草木悉妙藥，一切禽鳥皆能言。”作者回復上人法一詢問的作詩心法，意即草木、禽鳥皆可作為詩材。他不但指出了宋人以草木禽鳥喻禪，也指出了宋代詠物詩的兩大類別——以草木代表的植物和以禽鳥代表的動物。丁謂寫得篇幅較多的是花草樹木及禽獸，這也是宋代詠物詩描寫較多的對象。筆者依據《全宋詩》及其他參考資料，共搜集到丁謂的詠物詩，約105首。筆者將其主要內容分為花草樹木、鳥獸蟲魚、飲品服玩三類，前二類體現了宋人親近自然的生態意識，最後一類體現了宋人風流生活的雅趣，但同時又有丁謂個人的感情寄托。依次分析如下。

### 1) 花草樹木

在詠物詩的發展史上，《詩經》中花草樹木的抒寫，被認為第一篇詠物詩的屈原的〈橘賦〉及蔡邕的〈詠庭前石榴〉，都對後世花草樹木的吟詠創作起了很好的引導作用。丁謂的詠物詩中此類抒寫有橘花、蓮花、荷花、蘭花，草，松樹、竹子、棗樹、刺桐等共計18種。請看下面這首〈蓮〉詩。

魚戲煙莖細，龜巢粉蕊新。縫裳憐遠客，開幕想嘉賓。  
千葉松風畔，雙花柳渚瀕。翠芳天宴得，誰假涉江人。

開篇以工整的對仗句描摹蓮花的美麗姿態，頷聯中蓮、憐兩個諧音字，以蓮喻憐，突顯蓮花高潔的品質。之後襯以松、柳，進一步強化蓮花脫俗不凡的品性。結句小小的疑問實際是在表明自己的心意，要等品節清高之輩前來摘取。字裏行間隱喻著正陶醉於清風之中的詩人自我的形象。又如〈桃〉，

未展蓁蓁葉，先開灼灼華。武陵迷境域，禦宿接煙霞。  
投我疇爲報，偷兒孰是家。春風南北起，別有洛陽花。

首聯活用〈詩經·周南·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以及“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描寫桃先開花後長葉的生長特性。“偷兒”一詞語出東方朔因偷王母仙桃而被謫的故事，<sup>28)</sup>考慮到此詩作於被貶崖州期間，當以此暗指自己被降職之事，把降職之地稱爲〈桃花源記〉中所記載的漁人陷入的迷境——“武陵”(和下文的“洛陽”做對比)，“迷”字的使用暗含作者被謫的灰色心情。末句的洛陽花一般指的是牡丹，說桃花羨慕洛陽盛開的牡丹。作者以桃花自喻，意即渴望回到京城，作者的托懷寄物表達得非常委婉。

丁謂詠花草樹木，有很多對仗工整之句，如寫梨，“真定如拳大，靈關爽口清。甘香朱密冷，脆破玉霜鳴。”將真定之梨、靈關之梨做了對比，寫出了梨的大小、口感、脆度。如寫柳：“客舍青青亂，名園郁郁斜。舊栽彭澤署，新植武昌家。”前兩句，雖然能看出活用了“客舍青青柳色新”、“郁郁園中柳”，但把柳樹的蔥郁之貌刻畫了出來；後兩句又暗含彭澤縣令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晉書·陶侃傳〉名將陶侃鎮守武昌時，督促將士在武昌西門前種柳之典故，寫出了柳樹受到官家的歡迎及身份的尊貴。丁謂詠物詩，非常講究練字

28) 據《漢武故事》載：“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俱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

和度句，巧用疊字，甚至首聯不必對仗的部分也常常以工整的對仗開篇，他的對仗大都自然成文，毫無板滯做作之感，受到後世誇贊。宋洪芻《洪駒父詩話》曾云：“潘子真爲予言，晉公詩‘綠楊垂手舞，黃鳥緩聲歌’，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緩聲》、《後緩聲》，故丁用之，其屬對律切如此。”<sup>29</sup>又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也是備受稱贊。

## 2) 鳥獸蟲魚

由現存最早的宋人所編的詠物詩集《重廣草木蟲魚雜詠詩集》的命名可知，除去花草樹木這些植物，鳥獸蟲魚這些動物就是宋代詠物詩中的第二大類歌詠對象了。《詩經》中有大量的鳥獸蟲魚之名，荀子的《蠶賦》、漢武帝的天馬詩、班固的《白雉詩》等早期作品及其手法都影響了後世的鳥獸蟲魚的抒寫。丁謂的此類作品有鶴、鶯、雁等飛禽，亦有蝶、蟬、螢等飛蟲；有龍、鳳、麟等想象中的瑞獸，也有牛、羊、馬等家畜，多達32種，範圍十分廣泛，也是歌詠類別最多的一類。如《象》：

教戰誠無敵，充庭實可嘉。指蹤知拜處，服習認葩花。  
遠視慚剛鬣，深藏惜素牙。十牛雖比天，可奈可巴蛇。

首句寫大象的功用，既可以用來作戰，又可以用來充庭。所謂充庭指的是古代朝廷的一種禮儀，開朝時皇帝會乘著車輦來到殿庭。第3句寫大象的靈性，“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經過馴服知道面向何處而拜。據《東京夢華錄》記載：“象至宣德樓前，團轉行走數遭成列，使之面北而拜，亦能唱喏。”第5句寫大象因雙眼小如豬眼而慚愧，郭璞《山海經圖象贊》曰：“目不逾豕。”第6句寫大象的習性——珍惜象牙。萬震《南州異物誌》曰：“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最後兩句說，大象雖然體型如十頭牛那麼大，竟然被巴蛇吞噬。晉郭璞《山海經圖象贊》中亦有“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之語，而《山海經·海內南經》有“巴蛇食象”之記錄。丁謂利用自己

29)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二五，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第172頁。

豐富的學識和過目不忘的機敏，引經據典，從各個方面描寫了大象。寫了它的功用，靈性，並借用與豬、牛、蛇的比較來突出它的特性，揭示了自然界有一物降一物之法則。作者以象喻己，體型魁梧的大象終究還是躲不過被“蛇”吞掉的命運，意味著身居宰相高位的自己也終究逃不過被貶下臺的命運。又如〈魚〉，

戲葉復依蒲，登龍是去途。何煩垂翡翠，未肯畏鸚鵡。  
已負吞舟大，終無涸轍虞。濠梁寧足樂，相忘在江湖。

首句是〈漢樂府·江南〉中“魚戲蓮葉間”和〈詩經·小雅·魚藻〉中“魚在在藻，依於其蒲”兩句的合成語，寫這條魚的悠閒自在的生活。次句借用魚躍龍門之典故，<sup>30)</sup>說越過龍門才是它的歸宿。三四句說，正因為這樣，所以它不像其他小魚那樣擔心翡翠鳥，也不怕被鸚鵡吃掉。五六句引用〈莊子·雜篇·庚桑楚〉中“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以及〈莊子·外物〉篇中的涸轍之鮒的典故，說既然魚已有“吞舟”的抱負，因此沒有鮒魚那種困於車轍的憂慮。末二句語出《莊子》中的濠梁觀魚及相忘於江湖之典，這裏丁謂顯然是以吞舟的大魚自喻，並用以鼓勵他的子孫，要有登龍的誌向，不要為涸轍所困，不要滿足於濠梁之樂，而要在江湖大海中自由馳騁。

### 3) 飲品服玩

除了動植物意象以外，丁謂詠物詩中歌詠較多的就是茶、酒等飲品以及鼎、扇、佩、笏等服玩。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丁謂的詠茶詩。眾所周知，宋代是中國茶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而丁謂是北宋茶文化的領軍人物之一。丁謂曾在出任福建轉運使期間負責北苑龍鳳茶的進禦，撰寫了一部專門記載北苑茶事的《北苑茶錄》(已失傳)，還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茶詩，如〈北苑焙新茶並序〉：“北苑龍茶者，甘鮮的是珍。……才吐微茫綠，初沾少許春。散

30) 據〈後漢書·李膺傳〉記載“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

尋縈樹遍，急采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未伸。茅茨溪口焙，籃籠雨中民……”通過對北苑采茶、焙茶、貢茶全過程的描述，詳盡記錄了采茶的時機、煮茶時茶葉美好的形態與飲茶時令人難忘的味覺，北苑茶的色香味躍然紙上。又如〈詠茶〉：

建水正寒清，茶民已夙興。萌芽先社雨，采掇帶春冰。  
碾細香塵起，烹新玉乳凝。煩襟時一啜，寧羨酒如澆。

詩的前四句詩中描寫了茶民夙興夜寐、冒寒采茶的艱辛，後四句描繪了飲茶所帶來的樂趣。末句的酒如澆意即酒像澆水那麼多，語出〈左傳·昭公十二年〉：晉昭公宴請齊景公，景公以“有酒如澆，有肉如陵”形容肉酒的豐盛。丁謂引用此典，寓意就變得委婉。該詩的“主筆”是說，喝了建溪茶就不必羨慕皇帝在宴會上款待之酒。“副筆”是把詩人自己比作建溪茶。也就是說，自身屬於茶中上等品，等待著進獻。考慮到此詩作於丁謂任福建轉運使期間，可知丁謂一方面為自己身居地方(不在中央)小官而自我安慰，另一方面也是借茶以表忠心，希望引起朝廷的重視。

服玩指的是服飾器用玩好之物，因是隨身攜帶亦或是被玩賞之物，所以也是詩人常常歌詠的一大類別。請看丁謂的〈佩〉。

山玄水蒼重，進揖退揚清。靜有如圭德，行無變玉聲。  
韋弦非中度，蘭蕙欠鏘鳴。幾憶陪朝會，交相問九成。

首句中的山玄和水蒼均為玉佩的一種，而進揖退揚語出〈禮記·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這兩句是說，佩戴的山玄玉與水蒼玉雖然略重，但會隨著體態的變化而發出清揚的鳴聲。儒家的經典中，以佩玉的方式來調節步伐合乎規範，是古人體現君子內在修養的重要表現。“如圭”語出〈詩經·淇奧〉：“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三四句是說，佩安靜時有如玉一樣的品德，行動時玉聲不變，看似寫物，實則寫

人，也即作者自己。五六句中的“韋弦”語出〈韓非子·觀行〉“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於之心緩，故弦統以自急。”故古人常以“韋弦之佩”形容外界的啟迪和教益，用以警戒、規勸自己。這兩句是說，佩戴的熟牛皮帶和緊繃的弦並不符合法度，而佩戴的蘭草和蕙草却缺乏鏗鏘之鳴，言外之意，人的品德修煉不能靠外界的警戒，而更應該自省其身。最後兩句說，有多少次憶起陪著皇帝朝會，玉佩叮當作響在九重宮闕的日子。這是本詩的主旨所在，丁謂希望重新回到朝廷，佩戴象征他官員身份的玉牌，在九重宮殿裏再次實現自己的價值。詩人把佩作為君子的象征，而強調人應有如圭之德，又借詠佩而表達自己渴望重用的情懷。

梅堯臣詠物詩的歌詠對象為動物類、植物類、器物用品類等<sup>31</sup>；歐陽修詠物詩也多歌詠花木禽鳥、古物器具等<sup>32</sup>；元祐文人的詠物詩題材也是植物、動物、人工物品等<sup>33</sup>。因此，我們可以推斷，身處北宋初期的丁謂將花草樹木、鳥獸蟲魚、飲品服玩作為著墨較多的三大類，引導著他以後的宋人詠物詩的歌詠對象。丁謂有些詠物詩是參與西崑酬唱所作，但他的西崑體詩人的身份也引起了爭議，<sup>34</sup>所以接下來我們將丁謂與西崑體詩人的詠物詩作一比較，在比較中考察丁謂為探索詠物詩而作的努力，厘清丁謂詠物詩的特色。

### 3. 與西崑體詠物詩之比較

宋初詩壇活躍著三大派系：白體、西崑體、晚唐體，實為唐代詩風的延

31) 殷三，〈梅堯臣詠物詩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第10頁。

32) 文丹丹，〈歐陽修詠物詩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第22頁。

33) 謝新香，〈元祐文人的詠物詩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第14頁。

34) 國內學術界大多將丁謂看作西崑體詩人，也有人認為他“詩風傾向於白體”(見張立榮，〈北宋前期七言律詩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第161頁)，而日本學者池澤滋子認為不應該將其歸為西崑體詩人。參考池澤滋子，〈丁謂不應歸入西崑派——評丁謂與〈西崑酬唱集〉〉，〈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1998，第76-81頁。

續。35)三體中影響最大的是西崑體，丁謂是西崑體成員之一。但筆者以為，丁謂雖然參與了西崑酬唱，但他却和西崑體詩人有很大的不同。單就詠物詩來說，他的詠物詩力圖擺脫西崑體的創作狹隘性窠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 1) 內容的廣闊性

《西崑酬唱集》共收入17人250首詩，其中的詠物詩共有66首，36)占27%。丁謂其詩被收錄5首，除了〈代意〉以外，其它三首為荷花詩，還有一首是詠梨詩。參與西崑詠物詩酬唱的詩人共有8位，歌詠對象只有14種。楊億在《西崑酬唱集序》中說他們寫詩的目的是“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疊唱和，互相切劘”，在此種觀點指導下的創作，其題材範圍必然比較狹隘，詠物詩的歌詠更是如此。他們所歌詠的多限於宮廷所見，不外乎三類：身邊的草木花果，館中的鳥獸，苑上的天文，37)除〈赤日〉個別詩篇外，崑體詩人所吟詠對象多屬小巧陰柔型，如植物類的〈槿花〉、〈櫻桃〉、〈梨〉，動物類的〈螢〉、〈館中新蟬〉、〈鶴〉，天文類的〈夕陽〉、〈霜月〉等。由此亦可見出館閣詩人的器識與格局。38)而丁謂一個人的詠物詩就有105首，歌詠對象有98種，如隨身佩戴的冠、笏、玉佩；吃的棗、喝的茶，坐的車，下的棋，他的選題更加日常生活化和瑣細化、纖仄化、廣泛化，這也是著題格詠物詩的一大特點。同是歌詠樹木，西崑體詩人關注的是帝王所居的宮苑中的庭樹，而丁謂關注的則是更廣闊天地裏的松、桂、柳、桐、竹等各種樹木。試比較以下兩首詩。

直幹依金闕，繁陰覆綺楹。纍珠晨露重，嚙管夜蟬清。

35) 許總，《宋詩：以新變再造輝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第145頁。

36) 具體為：禁中庭樹3首，槿花4首，館中新蟬6首，鶴5首，赤日2首，荷花4首，再賦4首，再賦七言3首，又贈一絕4首，梨4首，淚二首6首，秋夜對月3首，夕陽3首，樞密王左丞宅新菊4首，柳絮3首，霜月4首，櫻桃2首，螢2首，共14種。

37) 박민정, 《북송 서곤체시 연구》, 고려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0, 57-70쪽.

38) 張立榮，《北宋前期七言律詩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第112頁。

霜桂丹丘路，星榆北門城。歲寒徒自許，蜀柳笑孤貞。（楊億〈禁中庭樹〉）

聞得鄉人說刺桐，葉先花發始年豐。

我今到此憂民切，只愛青青不愛紅。（丁謂〈詠泉州刺桐〉）

楊億詩中，前六句均為對禁中庭樹物態的描摹，後兩句說它枉自以耐寒、孤貞自許，却為婀娜多姿，被移植於靈和殿前的蜀柳所笑。詩人借霜桂與星榆突出庭樹的孤貞，表面上看似為吟詠禁中孤獨直立之樹，實為以樹自喻，暗示自己剛強的品德與孤獨的處境。作者描述的是宮廷中樹，拿來比較的對象也是樹，抒發的也是一己之情懷。與楊億相比，丁謂的眼界較闊，他所關注的是在福建任職時泉州的刺桐。據鄭方坤《全閩詩話》卷二〈丁謂〉記載：“泉州城，五代時留從效重加版築，傍植刺桐，歲久繁密，其木高大，枝葉蔚茂。初夏時開花鮮紅，葉先萌芽，而花後發，則年穀豐熟。廉訪丁謂至此，賦詩云：……”丁謂說，他一到泉州就聽當地人講，刺桐樹如果先吐葉後開花，這一年收成就好。作者本來是想賞花的，但是，由於憂民之心切，祈望年豐之情深，所以，也就只愛青青綠葉而不願欣賞火火紅花了。為了表達自身的愛民之情，作者選擇了泉州城遍植的刺桐為歌詠對象，可謂是選材得當。從修辭方面來說，“愛”字的重復使用，“青青”的疊字使用，“青”與“紅”的色彩對比，更增添了作者的這種憂民之切。當鑒賞花之美與民生發生矛盾時，作者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民生，而放棄小我。丁謂此詩寫得很妙，語言平實，不像楊億那樣使用華麗詞句，講究用典，通過實際事例來揭櫫心態，言誌抒懷，較為得體。一首描摹禁中庭樹之貌，抒發個人之孤獨，一首言說鄉民之傳說，顯示愛民憂民之深切，在對比中，丁謂詠物詩的更勝一籌，不言而喻。

## 2) 思想的向上性

西崑酬唱集中的詩歌主要有三類，述古詠史類多有諷喻，刺及真宗宮掖隱私；描寫流連光景的生活內容，流露出對宮廷物質生活的追求和贊美；而

詠物類亦顯現出腐朽、傷感、空虛等消極的思想傾向。與之相比，丁謂因為“以詩勵子孫”，所以歌詠的對象以誇贊為多，大多是積極向上的主題。如寫馬，“天驥千金直，龍媒萬里途”，希望子孫們能夠做一匹價值千金、馳騁萬里的駿馬；寫蛇，“出笥彰嘉慶，銜珠報厚恩”，希望大家能像蛇一樣知恩圖報；寫山，“始從拳石大，終致極天高”，要後世能夠像山一樣，積少成多；寫地，“秉陰彰至信，厚載示流謙”，希望能像大地一樣彰顯誠信、厚德載物；寫笏，“賢哉段太尉，為國擊豺狼”，借歌頌以笏板攻擊叛將朱泚而遇害的唐朝名將段秀實，鼓勵子孫做愛國之士。試看以下兩首詩。

齊女幽憂後，幽時興詠中。曉寒初飲露，夕燥正含風。  
翼若裁綃薄，心如鼓橐空。貂冠如見用，清白勵王公。  
(丁謂〈蟬〉)

庭中嘉樹發華滋，可要螳螂共此時。翼薄乍舒宮女鬢，蛻輕全解羽人屍。  
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日永聲長兼夜思，肯容潘嶽到秋悲。  
(劉筠〈館中新蟬〉)

〈館中新蟬〉是模仿李商隱的〈蟬〉而作的唱和詩。李商隱詩抒發人生漂泊之苦。劉筠詩，以“烏先轉”喻讒臣的工於逢迎，以“鶴未知”喻自己的疏於防範，末謂聽蟬聲憂懷難解，尾聯借潘嶽〈秋興賦〉“悲哉秋之為氣也”引申到蟬之秋悲。詩的情調低婉悲哀，有李商隱詠蟬詩之悲情，卻沒有其空靈。此詩幽晦之處在於以螳螂典暗示楊億等人的孤危處境。楊億的酬和之作，從所用典故來看，也皆幽怨、哀思之蘊。李宗愕和詩以抒寫悲情為主，劉鷺詩也仍然是從悲秋著筆，由秋蟬之悲鳴感嘆人生短暫，詞旨淒涼。與西崑體詩人抒發負面性寄托之思不同，丁謂的詠蟬詩却大有鼓舞人心之正能量。首聯引用齊女化蟬之典故，以蟬鳴切題。頷聯寫蟬的生活習性，說它曉飲露，夕乘風，是精潔之蟲；頸聯和劉詩的頷聯頗為相似，描寫蟬的外貌，但以翼薄心空說它的超脫。尾聯說蟬的功效，作為古代象征高官的貂蟬冠的裝飾品而被使用，用它的清白鼓舞著王公們。表面上是在說蟬，實則希望子孫們像蟬一

樣，做清白高潔之士。同時以蟬自喻，他覺得自身清白，希望再次被起用。

在詠物詩的創作上，丁謂比西崑體詩人眼界更寬，歌詠的範圍也比較廣闊，在思想傾向上，較之西崑詩人流露出的傷感、悲秋傷春等消極情緒，丁謂却很積極，具有鼓舞人心的正能量。他雖貶謫嶺南，仍以積極向上的姿態、曠達開朗的人生理念為後世子孫樹立模範。要知道，他56歲時貶到嶺南，一直到70歲去世，在這長達15年的旅途能夠做到這樣，實屬不易。

### III. 丁謂詠物詩的意義

#### 1. 宋初著題格詠物詩的確立

自宋太祖966年建國至宋仁宗天聖十年1032年的宋初七十年間，詠物詩已多達1436首，<sup>39)</sup>而丁謂是其中詠物詩創作最多的詩人。他將寫作重心放在了對花草樹木及禽獸的書寫上。有宋一代，詠物詩最多的對象為花鳥，<sup>40)</sup>可以說丁謂對宋代詠物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的作用，他因此也是宋初著題格詠物詩的確立者之一。方回編《瀛奎律髓》以類分目，將詠物詩列為著題類：“著題，詩即六義之所謂賦而有比焉，極天下之最難……然不切題，又落汗漫……凡雜賦體物肖形，語意精到者，選諸此。”<sup>41)</sup>丁謂在大部分詠物詩中，利用自己的學識，引用大量與題目有關的典故，從各個方面加以描述，並增加興寄的成分，諸如借詩表達對皇上的忠心，亦或是寄予對子孫的厚望，像上面所舉的劍、桃、魚、佩，都屬於這種“賦而有比”之類。正如《詩人玉屑》卷之五所說：“若〈天〉詩云：‘戴盆徒仰止，測管詎知之？’〈席〉詩云：‘孔堂曾子避，漢殿戴馮重。’可謂著題。”這裏所舉的〈天〉詩前句活用“戴盆何以望天(〈報

39) 金嵐，《北宋初期詠物詩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第11頁。

40) 徐建華，《宋代詠物詩概述》，《文史知識》，第2期，1991，第16頁。

41) 方回，《瀛奎律髓》卷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151頁。

任少卿書》”，後句活用“以管窺天”，皆是從“天”著題。而後者的詠席詩，前句活用的是曾子避席<sup>42)</sup>的故事，後句說的是戴馮(憑)重席的故事，<sup>43)</sup>也是從“席”著題生發。所以有研究者說：“宋初詠物詩的典範，是由林逋、丁謂、鮑當等幾位詩人創作的‘著題格’詠物詩而確立的。”<sup>44)</sup>

## 2. “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之先聲

清人蔣士銓在〈辨詩〉中說：“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爲。”唐詩的極盛，成爲宋人詩歌創作的歷史重負。宋人爲了在文化積澱與藝術淵源面前進行詩歌創作，不得不另起一條新變之路，他們選擇了“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的方式，創立了一種與“唐音”完全不同的“宋調”。而宋初的丁謂，則是其中的“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之先聲。丁謂在詠物詩中，特別喜歡帶有“莫”或者“休”字句的議論性句式，告誡人們不應該做某事，語含規勸和警戒。試以〈猿〉爲例。

行不傷田畝，饑無壞果林。渡雲連臂飲，宿月擁條吟。  
愈疾知調氣，消憂學定心。沐猴多損物，遠矣莫相侵。

從整體內容來看，該詩基本上是〈埤雅·釋獸〉中“猴性躁急，猿性靜緩”之句的再現。一二句套用柳宗元〈憎王孫文〉“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後食，衍衍焉”，利用互文句式歸納出猿之仁德。三四句化用吳筠的〈玄猿賦〉中“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潤飲，命侶

42) 語出〈後漢書·戴憑傳〉：“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43) 語出《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44) 李定廣，〈論中國古代詠物詩的演進邏輯〉，《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15，第31頁。

煙嘯”以及張協的〈雜詩〉其九“澤雉登壘雉，寒猿擁條吟”之句，寫猿的群居之樂。五六句言要“愈疾”、“消憂”，可學猿之“調氣”、“定心”。〈本草綱目·猿〉云：“其性靜而仁慈。”又云：“猿善援引，故謂之猿，俗作猿，產川、廣深山中，似猴而長大，其臂能引氣，故多壽。”前六句都在寫猿，末二句以“沐猴”做反襯，利用“猴”和“侯”，“猿”和“遠”的諧音，警戒當權者要遠離沐猴那樣的“狡獸”，而應親近仁德之猿，因為猿是君子之象征，所謂“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也。在這裏利用典故獼猴祭魚式的展開，只為了篇末的規勸：遠衣冠沐猴，近仁德之君。

又如在〈酒〉中，作者說：“宜遵三爵禮，莫羨百壺章。”勸誡人們喝酒要遵守酒德，知酒禮，把控好酒量，切忌狂飲爛醉，亂了章法。因為古人認為：“過三爵，非禮也。”又如在〈金〉中說：“莫羨雙南美，休貪九牧珍。”作者利用工整的對仗句表達了對金的看法：金固然可貴，但切莫貪婪，能以才干博得賞識才最值得欽慕。據筆者統計，這樣的句子一共有22個。<sup>45)</sup>丁謂這種含有規勸的寫詩方式，可謂是宋詩以議論為詩之先聲。他以後的歐陽修、王安石等人，更是將詠物詩這種特點進行了發揮。<sup>46)</sup>

45) 除了文中所舉的幾個例子以外，別的句子是：〈玉〉：“寧為田父棄，莫作楚人傷”〈珠〉：“任輕從彈雀，魚目莫相侵。”〈瓜〉：“綿颺憐同帶，鋤耨莫誤芸。”〈車〉：“莫矜流水妙，須畏叔孫言。”〈地〉：“著象本沈潛，成形莫我厭。”〈雀〉：“莫輕蟬飲露，挾彈鎮相隨。”〈鵲〉：“上林無限樹，枯卉莫登攀。”〈雉〉：“山梁時飲啄，媒翳莫朝親。”〈虎〉：“莫負編須勇，須懷履尾虞。”〈狼〉：“金行鐘粹白，冬獻莫雷同。”〈豹〉：“會當窺落落，莫向管中尋。”〈犀〉：“至循來禁禦，六擾莫心驚。”〈狐〉：“莫言無粹白，九尾薦佳祥。”〈羊〉：“千足比侯封，矜矜莫可窮。”〈龍〉：“沃焦須霑澤，莫道我無求。”〈魚〉：“莫貪釣上餌，去作鼎中羹。”〈江〉：“沖風休破浪，靜練正交光。”〈鳥〉：“夜啼休度曲，丹白瑞無倫。”〈鼓〉：“雷門休冒布，方叔笑愚聾。”〈蕭〉：“吳門休鼓腹，仙侶好追尋。”

46) 可參考胡迎建，〈論歐陽修的詠物詩〉，《東華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2011，第236頁；李唐，〈論王安石議政詠物詩〉，《北方論叢》第2期，2005，第71-74頁。

### 3. 宋初單題詠物詩之集大成者

丁謂創作了大量的單題詠物詩，雖然由於各種原因，保存下來的僅百首有餘，但這個數目已是不少。筆者統計北宋初期詩人的單題詠物詩，發現他們詠物詩的名稱，都和丁謂的詠物詩差不多。比如寇準單題詠物詩有5首，其中草、柳(兩首)、蓮4首和丁謂詩題相同。詩僧釋智圓12首單題詠物詩，有7首和丁謂詩題相同，分別爲：梨、柳、草、扇、雞、螢、雁。宋祁有12首單題詠物詩，有10首和丁謂詩題相同，分別爲：兔、螢、蟬、菊、竹(3首)、柳(2首)、桃。梅堯臣26首，與丁謂詩題相同的分別爲：扇、蘭、燕(2首)、鶯(2首)、蟬、雞、鶴、鹿、兔、魚、龜，共計13首。歐陽修11首，與丁謂相同的有6首，分別爲：柳(兩首)、魚、鶴、簾、牛。<sup>47)</sup>和丁謂單題詩詩題相同的以花草樹木、禽獸居多。雖然他們採用的不全是五言律詩的形式，但是有那麼多和丁謂詩題相同的單題詩作的出現，不能算是偶然的巧合。比如梅堯臣單題詩不光詩題和丁謂重合較多，而且絕大多數也是採用五律的形式。因此我們可以推斷，丁謂的單題詠物詩至少部分地影響了北宋初期詩人的詠物詩創作。

## IV. 結論

北宋初期的詩壇上，丁謂現存詠物詩105首，是詠物詩創作最多的一位。但是他因爲人品問題，在學術界未得到足夠的重視。筆者秉著不因人廢言的原則，對丁謂的詠物詩做了考察。現將本論文的主要觀點總結如下。

現存丁謂的詠物詩主要保存在《青矜集》中，創作於作者貶謫嶺南時期。該集是一部爲家中幼童學習作詩提供範本的類書性質的詩集，按照吳淑的一字體賦《事類賦》的類目+李嶠雜詠詩的五律形式而創作。和李嶠雜詠詩

47) 參考《全宋詩》第1-6冊。

相比，丁謂詩中增加了更多的興寄成分，包含作者的反思及重新被起用的希望，也欲以此警戒、鼓勵後世子孫，含有作者的厚望。詩歌主要內容為花草樹木、鳥獸蟲魚、飲品服玩，引導著他以後的宋人詠物詩的歌詠對象。丁謂雖然被視為西崑體成員之一，但是他的詠物詩，與西崑體只關注宮廷之物相比，創作內容更為廣泛，創作思想也更為積極向上。丁謂是北宋初期單題詠物詩的集大成者，為宋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特色之先聲，是北宋詠物詩典範的確立者之一，體現了從唐五代向北宋初期過度時期的風貌，在北宋詠物詩歷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我們不能因為其人品問題而否定他的文學成就。丁謂以其豐富的學識、過人的才智，達觀的態度創作的詠物詩，不僅是他為自己的後世子孫留下的作詩範本，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筆財富。尤其是其中那些對仗工整、發人深思、引人向上的佳句，值得我們好好品讀。

### 〈參考文獻〉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一~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 陳新璋，〈唐宋詠物詩略論〉，《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1985。
- 程千帆，《兩宋文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杜松柏，〈試論北宋文人丁謂的文學成就〉，《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9。
- 金嵐，《北宋初期詠物詩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 李定廣，〈論中國古代詠物詩的演進邏輯〉，《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15。
- (宋)吳淑著，《事類賦註》，冀勤、王秀梅、馬蓉校點，中華書局，1989。
- 徐建華，〈宋代詠物詩概述〉，《文史知識》第2期，1991。
- 許總，《宋詩：以新變再造輝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 楊億編, 王仲舉註, 《西崑酬唱集註》, 中華書局, 1980。
- 曾祥波, 《從唐音到宋調——以北宋前期詩歌爲中心》, 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 2006。
- 曾棗莊, 《論西崑體》, 臺灣麗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993。
- 張立榮, 《北宋前期七言律詩研究》, 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6。
- 池澤滋子, 《丁謂研究》, 巴蜀書社, 1998。
- 池澤滋子, 〈丁謂不應歸入西崑派——評丁謂與《西崑酬唱集》〉, 《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4期, 1998。
- 강민호, 〈李嶠 詠物 五言律詩 研究—《雜詠詩》 120수를 중심으로〉, 《중국 어문학지》 제48집, 2014.
- 박민정, 《북송 서곤체시 연구》, 고려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0.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investigation of Ding Wei's Object-chanting poems.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Ding Wei, referring to the category of Shi Lei Fu, created more than 100 Object-chanting poems in the form of Li Qiao's Five-character poetry. The main contents are flowers and trees, birds and animals, insects and fish, food and clothing, which guid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anting poetr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lthough Ding Wei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embers of Xikun style, his themes are more extensive and his creative ideas are more positive than those of Xikun style. Ding Wei was a master of a poem with one word title of chanting things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He was the forerunner of the Song poetry's characteristics of "Taking talents as poems, and discussing as poems",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l of chanting things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 丁謂(Ding Wei), 詠物詩(Object-chanting poems),  
李嶠(Li Qiao), 事類賦(Shi Lei Fu), 西崑體(Xikun style),  
單題詩(one word title of poem), 意義(Significance)